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凌昊雨◎著

宫斗

上

死如棋，活了，
你见我，盘上，
听我来，去，只的
醒看棋，上，生
醒见去，想死劫
不来，那一辈争。
都是楼阁里活
是牵阁长的子
着长的佳里
绳的人活上
的纸数两
鹤着世
在云彩
飞翔。

宫头

上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凌昊雨◎著



楔子

“很抱歉，我们已经尽力了，请节哀。”

ICU重症监护室里，一张被各种仪器围绕的病床前，一个从头到脚全身都包裹在防护服里的男医生戴着护目镜和厚厚的口罩，用一种沉闷的声音对着墙上的一个视频头说道。

视频头下面的显示屏上显示的是一对五十多岁一脸担心焦急表达的夫妇，而在医生身边的病床上躺着的是一个已经没有任何生气的年轻女人。

医生离开病房后，很快就有同样是全副武装打扮的工人提着担架进来，将床上的尸体抬离了这个病房。

待在医院特别开设的会客室里的这对夫妇听到了医生的话然后又看到爱女的尸体被抬走时的画面，一个趔趄，身子一晃，摇摇欲坠。

幸好同样来这个房间探视自己亲人的其他病人的家属扶住了他们，并把他们扶到沙发上坐下，好言劝慰。

但无论旁人说什么，此刻这对夫妇什么也听不进去，只是神情呆滞的坐着，他们怎么也不相信昨天还躺在那病床上的爱女现在却已经香消玉殒，再也不会承欢膝下，一家人得享天伦之乐。

“愿儿啊，我可怜的女儿~~~~”母亲终于扑倒在丈夫的怀里痛哭流涕，想着自己的爱女再也不会回应自己的呼唤，母亲的眼泪决堤而下。

在一旁的父亲一手搂着自己的妻子，一手捂着自己的脸，泪水从指缝前不断的溢出。

“殡仪馆的车马上就要开走了，你们不去送最后一程吗？”有病人家属小声的提议，他们也揪着一颗心生怕自己的住在隔离病房的亲人也有这样的一天。

“对……要去……要去送。”痛哭的母亲从丈夫的怀里抬起头来，跌跌撞撞的跑出了这个房间。

丈夫生怕妻子过于激动发生意外赶忙跟上来到医院的大门口，没等多长时间，就有一辆改装过的白色面包车从他们面前驶过，凭借着直觉，这对

夫妇知道那车就是前往火葬场的，于是站在门口直到那辆车驶离了他们的视线后才转回住院部办理最后的手续。

护士并没有拿来他们女儿遗留的衣物等物品，反而将夫妇领到了一间医生办公室，在那里夫妇俩见到了这家医院抗击非典的主要负责人，宗大夫。

他也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只是口罩被取下，在看到这对夫妇进来之后，他非常严肃的对对方鞠了一躬。

“这是……？”夫妇俩有点懵。

“许伯父，许伯母，对于二老的不幸我们医院也很难过，还请二位节哀顺变。”

“我们只有这一个女儿，她这一走，我们……”夫妇俩再度老泪纵横。

“唉……”宗大夫叹了一口气，做医生多年，他可以理解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所以对于下面的正题他有点难以启齿。

“宗大夫，您叫我们夫妇俩来有什么事要说吧，请说吧。”还是许爸爸先清醒过来，在自己的妻子还在为爱女哭泣的时候，他已经察觉到有什么不对。

“二位请坐。”宗大夫请许家二老在沙发上落座，他则坐在他们对面。

“请二位来的确是有一事告知。”

宗大夫转身从办公桌上拿来一份文件放在许家二老面前的茶几上。

许爸爸拿起文件一看，只觉得脑中“轰”的一响，然后眼前一道亮光，顿时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许伯父，您没事吧？”

宗大夫一看不好，老人家还是受了刺激，立刻起身来到许爸爸身边，又是拍背，又是抚胸，又是掐人中，这才让许爸爸缓过来气。

“这是真的？”许爸爸抖着手上的文件，哑着嗓子问身边的宗大夫。

“是真的，看签字日期就可以知道是许愿刚入大学的时候就签下的。”

许爸爸低头无语，他想到了女儿的尸骨会变成一把灰埋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却没想到还会有另外一种处理方式。

这时许妈妈也渐渐的止住了哭，看到自己老伴手上多了一份文件于是好奇的拿过来一看，结果，眼睛一翻，向后栽倒，软软的就不动了。

“护士！快过来！”宗大夫立刻打开房门叫外面的护士进来急救。

一番紧张的忙碌过后，许妈妈右手打着吊瓶，左手拿着文件，嘴唇哆嗦着讲不出一句话。

“我知道这个消息对于二老来说接受不了，可是既然许愿签了这份文件，那么我们就要尊重她的意愿。而且……”



“我们明白。”许爸爸从许妈妈手里拿回那份文件递还给宗大夫，“谢谢你让我们知道。这样也好，你们可以掌握更多的病理数据，也不枉她学医这么多年，总得为社会做点贡献。”许爸爸越说声音越哽咽，终于无语。

“既然我女儿签了这份文件，我们也不会提出反对意见，我们只希望这场灾难赶紧过去，你们能做到吗？”

“当然，我们一定尽力。”宗大夫坚定的握着许爸爸的手。

“好。”许爸爸也用力的回握宗大夫。

两名护士轻轻的推门进来，她们拿来了一个轮椅，宗大夫和许爸爸合力将许妈妈搀扶起来让她坐进轮椅，然后许爸爸与宗大夫握手道别，跟着护士一道将许妈妈送进一间病房好好休息。

许妈妈只是一时接受不了女儿的死以及瞒着她做出了如此重大的决定才精神恍惚，等到吸了氧，打了几瓶吊水之后也就渐渐的缓了过来，可是一想到将来连个寄托哀思的地方都没有，又泪如雨下。

许爸爸始终陪伴在妻子的身边不发一语，入土为安是传统的丧葬观念，可如今就因为那一纸文件就变成了死无葬身之地，这怎么想都难以接受，心如刀割一般的痛。

“老许。”

“嗯？”

“我要出院。”

“不行，医生说刺激过度，要留夜观察。”

“我没事，我要出院。”说着，许妈妈就要拔针头。

“你别动别动，我去叫医生，他说你能出院咱们就走。”许爸爸赶紧按住许妈妈不让她乱动，同时按下了床头的呼叫铃。

医生很快过来，听了许妈妈的话后给她做了个检查，虽然对许妈妈的身体状态还是担心，但仍旧开了药，并让护士去准备出院事宜，然后悄悄的交待许爸爸回家后要多加留意，有什么不对的情况要赶紧送医。

许爸爸点头应下。

这次护士终于拿来了女儿的遗物，夫妇俩告别医生护士向住院部门口走去。

才刚刚走出一楼电梯，突听身边传来一片哭声，一群男女老少哭着着他们身边走过，又有人因病不治去世了。

悲伤的母亲受到那哭声的影响，眼泪再度溃堤，与丈夫互相扶持着一步三颤的离开了医院这个让他们伤心欲绝的地方。

1

黑暗,无尽的黑暗,延绵不绝,无休无止,没有尽头,也不知哪里是出口……

不行……不能这样……不想留在这黑暗里……

许愿奋力挣扎,想寻找出路,可是却发现手脚不听使唤,就好像瘫痪的病人一样,肢体完全没有知觉。

这让许愿感到恐慌,非典而已嘛,虽然她是病得很重,连着换了好几个病房,可是没听说非典会让人瘫痪呀!

而且她才 29 岁,中医学院的三年级研究生,要不是这场非典,今年夏天她就毕业了,美好的生活就在前面等着她,她可不想从此以后在床上躺一辈子!!

许愿努力调动肢体运动起来,不知过了多久,当她觉得她已经没有力气让自己摆脱困境的时候,忽然发现前方有一束光亮。

有光就有希望。

看到那束光,觉得疲惫的许愿突然从心底深处又涌出一股新的力量,没有知觉的肢体似乎又恢复了知觉。

许愿只觉得身体猛的一震,光明尽在眼前。

“唔……”低哑却稚嫩的嗓音,许愿一下有点恍神,自己的声音怎么变成这样了?

“熙儿?熙儿!熙儿你终于醒了!”一个从未听过的妇人的声音在许愿的头边响起,声音里带着激动的哽咽。

“熙儿?”许愿一头雾水,她什么时候叫这个名字了?

耳旁传来连续且杂乱的脚步声,房间里一下子涌进来很多人,许愿努力的睁大眼睛想看看她现在所处的环境,可是她的眼前除了一片白光什么也没有。

她可以感觉到有只柔软却微凉的手放在了她的额头上,一只大手在摸她的脉,在听到有器皿相互碰撞的清脆声音后,她闻到了草药的味道。

怪了,她记得她是采用西药治疗的方式,她同寝室的三个同学倒是选择了中药治疗,而她们已经由于病情好转在几天前就转往康复病房了,只



有她因为病情持续恶化最后进了ICU病房。

真是的,想起来就丢脸,要不是爸妈坚持,她这个学中医的学生应该也是采用中医治疗的。那些大剂量的抗生素,在杀死那些非典病毒的同时也让她的身体越来越弱,无力压制住病毒一波又一波的反扑。

“大夫,小女现在情况怎样?”就在许愿恍惚的时候,她听到了刚才叫“熙儿”的那个妇人的声音。

“夫人请放心,三小姐的热已经退了,现在已经没事了,我再开几服药,好好调养几天就行了。”这大夫的声音听上去应该是已近中年。

“那真是太好了,谢谢大夫。”妇人喜极而泣。

三小姐?

许愿更觉得晕了,她是家里的独生女,没有兄弟姐妹,这会儿她怎么成了三小姐了?

“三妹,听说熙儿醒了?现在怎样了?”又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听着年纪不大,但声音很有威严。

“啊,大姐,您来了。”妇人赶紧迎了上去,“大夫说了,醒了就没事了,小孩子身体好,调养几天就行了。”

“那我就放心了,回头我再给你拿些补品来,你身体不好,累了这些天,也要好好休息。”

“谢谢大姐。”

“这有什么好谢的,都是一家人,而且熙儿变成如今这样也是我那丫头闯的祸,这不,我带她来给熙儿赔礼来了。”

“三娘,芸儿知错了。”也是清脆好听的女童音,只是那声称呼叫得似乎不太情愿。

“大姐,谢谢了。”这个妇人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没什么谢不谢的,说来也是我管教不严,我原以为孩子之间打打闹闹是很平常的,也就没说什么。可哪晓得她竟然会把自己的妹妹给推到池塘里去,现在可是滴水都成冰的季节,熙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可叫我怎么向老爷交待。”

“娘,我知错了,娘,您就原谅我吧。”那个叫芸儿的女孩在苦苦哀求。

“是啊,大姐,芸儿既然知错了,那这事就不要再提了,小孩子嘛,不知轻重,总算是没酿成大祸。”

“三妹,话可不能这么说,这好歹是一条人命,熙儿又是你的独生女儿,她要是真的没法再醒过来,依你现在这身体也不可能再生一个了。”

“大姐……”三娘的声音透着哽咽,似是正中她的伤心处。

“三妹,我这人不会说话,有什么不中听的还请你不要介意。芸儿,去,

给你如熙妹妹赔个礼。”

“娘……”那个叫芸儿的小姑娘噘着嘴，磨磨蹭蹭，不想动。

“芸儿，不要让娘说第二遍，你闯出来的祸，你得承担。这是老天保佑，让你熙儿妹妹醒过来了，否则，你看娘怎么收拾你。”

“是……，娘。”听了自己的娘这么说话，叫芸儿的小姑娘不敢再磨蹭，快走几步来到床前，看着床上面无表情、脸色苍白、眼睛半睁半闭的妹妹，两只小手用力的绞着手里的绢帕，咬了咬牙，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用极快的语速扔下一句话。

“熙妹，对不起。”

说完，又蹬蹬蹬的赶紧跑回自己母亲身边，好像她一刻也不愿和这妹妹待在一起似的。

“好了，三妹，我们也该走了，你好好休息，等年前老爷回来，我们一家人好好聚聚。”

“是，大姐，我送您出去。”

疑似门轴“嘎吱”了一声，房间里安静了下来，许愿躺在床上，她觉得她快要精神错乱了，虽然眼睛仍然看不到东西，但想也知道她现在肯定不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这是哪？

她怎么来的？

又是怎么变成这个叫“熙儿”的女童的？

如果她现在是“熙儿”，那许愿又在哪？

一连串的问号在许愿的脑海里排着队依次闪过，可是没有答案，让许愿本来就没有恢复清楚的大脑更是像一锅粥一样，胸口一阵气闷，然后那股气从胸腔上行到喉咙。

“咳咳咳……”突如其来的剧烈咳嗽让许愿喘不上来气，只觉得自己快要憋死了。

“熙儿，熙儿，怎么了？怎么咳成这样？”

急促的脚步声由远渐近，一只微凉的手抚上许愿的额头，然后感到另有一只手托起许愿的后颈将她扶了起来。

许愿无法止住自己的咳嗽，本能的抬手打掉从她额头上移下来现在放在她胸口的那只手，然后翻了个身，趴在床沿，脸冲地，以一种像是要把自己的肺从胸腔里咳出来似的使劲的咳着。

背上一只手在轻轻的拍着，希望许愿能感觉舒服一点。

许愿有生以来这是第一次咳得这么厉害，让她直觉以为这个身体是不是有严重的肺结核，要不然怎么一咳起来就没完呢？



“熙儿，怎么样？好点了没？”妇人温柔的声音在许愿的耳边响起，许愿的咳嗽也终于缓了下来，而她的视力竟然也开始渐渐恢复。

原本眼睛只能看到一片白光，可是经她这么一通咳嗽之后，白光散去，视力开始变得清晰，可以视物了。

而最先看到的就是地面，不是那种室内装修最常见的地板或地砖，倒像是一种石材，很像学校教室用的那种材质，青灰色的，很干净，光洁锃亮，就算在地上打几个滚估计也不会沾到多少灰。

许愿眨了几下眼睛，努力让大脑恢复清醒，然后视线向里移动，一个只在农村老屋才见过的专门摆在床下放鞋的黑色木质长矮凳，凳上有一双秀气的绣花鞋，看那鞋子的大小显然不是成年人的。

就在这双小绣花鞋旁边还有一双更漂亮的，虽然这双鞋的大部分被一条水红色的百褶长裙遮住了，但露出来的鞋头部分的绣花却是相当精致的。

显然，这双鞋是穿在某人脚上的，正是这个正扶着她身体的妇人的，依她刚才听到的那些对话来判断，她与这妇人是母女关系。

绣花鞋？

许愿抬头揉了揉眼睛，放下手时，两双绣花鞋还在眼前，她没有眼花。

胸口因为剧烈咳嗽现在还隐隐作痛，这也提醒着她，她不是在做梦。

而眼前的那两只只属于孩童的手，清楚的告诉许愿，她已经不是那个29岁的成年人，而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

“熙儿，熙儿，怎么了熙儿？还不舒服吗？别吓娘啊。”妇人轻晃许愿，口中急切的呼唤，不明白自己一向乖巧的女儿怎么一病之后就变了一副傻样。

许愿愣愣的保持着那个趴在床沿的姿势，刺激过度，让她的头脑停滞，只能任由妇人将她扶起，背靠在床头，然后给她灌下一碗已经有些凉的汤药。

药汁入口，苦涩的味道让许愿呛了好几下，不过倒也让大脑恢复运转。

好不容易喝完，就着妇人手中的手巾擦擦嘴，许愿无力的靠着床头，打量这个崭新的地方。

在看到那两双绣花鞋的时候，说实话对许愿造成了很大的刺激，虽然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可以肯定这里不是现代，可能是中国古时候的某个朝代，但具体是什么朝代还不得知。

现在再看到自己的“母亲”和这个房间的摆设，让许愿更加确认了这一点。

这个房间的布置就像电视里的古装剧里的一样，墙上挂着的水墨风景画、窗台下面的梳妆台、房间中间铺着刺绣桌布的圆桌椅、挂在床头的流苏

纱帐、还有现在盖在身上的手感光滑的锦被。

怎么看，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都不像是普通百姓。

“熙儿？”一张精致的年轻脸庞突然出现在许愿的眼前，吓得许愿猛得往后一缩，结果后脑勺正好撞在床柱上，疼得眼泪都出来了。

“哎呀，熙儿，撞得疼吗？当心一点啊。”妇人赶紧在床边坐下，把许愿抱在怀里，轻轻的抚摸着她撞疼的地方。

许愿趴在妇人温暖的怀里，对方柔软丰满的胸部随着动作温柔的按摩着许愿的小脸，让许愿想起了小时候趴在母亲怀里撒娇的情景。

“怎么样？熙儿，还疼吗？”妇人扶起许愿，担心的看着自己的爱女。

都说母女连心，虽然自己的女儿相貌没有改变，但眉宇间的神情却已经不再是几天前的那个孩子了。

想到自己的女儿差点因为连续几天高热不退而死，现在好不容易醒了可不知道为什么又成了一副呆傻的模样，妇人不禁又悲上心头，眼眶咻的泛红，泪光开始闪现。

许愿呆呆的看着自己面前的妇人，这也是一个为自己病中的孩子担惊受怕的母亲，让她想起了自己因为非典住院而在家里为她担忧不已的母亲。

在她被推入ICU病房的时候她就知道她肯定是不能活着走出这个房间了，她也是学医的，虽然她不是呼吸内科或传染病学专业，但出于一个医生的本能，她知道她坚持不了多久了。

为了抢救她的生命而注入体内的大剂量抗生素正在破坏她的身体机能，也许什么时候她闭上眼就此睡去，再也看不到这个花花世界了。

同样的，这个被姐姐推入冰冷池塘的孩子也肯定因为受凉、受惊后引起发烧，并发肺炎持续高烧昏迷，然后在某个不为人知的时辰里悄然离世了。

现如今她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占据了一个女童的身体成了一个小孩，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借尸还魂？

许愿打了一个寒战。

作为一名正规医学院本科毕业的妇外科医生同时又是中医学院的中医妇科三年级研究生，要她去相信、认可“借尸还魂”这么一件天方夜谭的事并不是那么现实。

可许愿毕竟也是从小听着各种神话故事、鬼怪奇谈长大的，虽然觉得这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很不可思议，但她不会拒绝承认现实，这从她清醒到现在还保持着安静和冷静就足以看出来，这也是身为一名合格医生的职业素养。



依现在的情形来看，正是因为许愿的灵魂进入了这个孩子的身体，所以这个身体才会死而复生，也就是说她将代替这个身体的原主人继续走完这个孩子的一生。

那同时也说明在原来的那个祖国，已经没有她这个人的户籍资料了，她已经被注销了，世上再没有她这个人了。

她的肉体此刻说不定已经在解剖台上被分解成了好几块，而她的肺等呼吸器官则很有可能被单独拿出来做病理研究和分析。

谁叫她还在读本科的时候就自愿签了那份有法律效力的捐献遗体的合同呢，唉，如今这世道，尸体奇缺，要弄到一个好尸体给学生做实验不容易啊。

许愿从被子里抽出手看了看，这么的纤细，细到好像只需轻轻一折就能断。

再看面前的妇人，虽然化了妆，但还是能看到这个女人的气色不好，再联想刚才听到的对话，这个女人似乎得了什么会影响到生育的疾病。

那个被称为“大姐”的女人，应该是长房吧，那么有威严，而自己的这个母亲则应该是三房，那个叫芸儿的女孩不是叫她三娘来着吗。

三房，也就是说这个家的男主人至少娶了三个妻子，原来这是一个允许一夫多妻的世界，只要养得活，娶多少个都随便。

“熙儿，熙儿，你怎么了？说话啊，不要吓娘啊！”

就在许愿还在东想西想，想多找点关于现在所处时空的信息时，一声声焦急的呼唤打断了许愿发散的思维，使她双眼的焦距重新回到面前妇人的脸上。

“熙儿，别吓娘啊，看看，我是你娘啊，还认得娘吗？”妇人捧起许愿的脸，两人鼻尖对鼻尖，双方的瞳仁里都倒映出对方的身影，呼出的气都被对面那人给吸入胸腔转一个圈再出来。

许愿眨了眨眼睛，扯动了一下嘴角，轻唤了一声，“娘。”

罢了罢了，既然她到了这里，就以这个身体活下去吧，也许 would 让她活出另一番景象呢。

妇人听到女儿喊了这一声，眼泪又流了出来，一把把许愿抱在怀里，一遍一遍的喊声着“熙儿”，眼泪落在许愿的脸上，沾湿了她的脸。

听着这一声声的呼唤，许愿的心也跟着一起感到温暖，想她的母亲想必在得知她因非典住院后也是如此的心情吧，只想把自己的爱女抱在怀里不让她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那么，现在，爸爸、妈妈，许愿与您二老告别，我将在这个新的时空好好生活，以这个叫如熙的女孩的身份活出自己的精彩。

2

“熙儿，天冷，别坐窗边，来，喝了这药。”一碗冒着热气的药递到了正坐在敞开的窗前欣赏窗外雪景的如熙面前。

“娘，我已经病好了，不想喝了。”如熙噘着嘴跟她的娘亲撒娇，虽然她的前身许愿是中医学院的三年级研究生，却并不代表她喜欢喝那种苦涩的药汁，再说，这药她已经喝了五天了，从她清醒那天，已经照三餐喝了五天了。

“熙儿，这是最后一碗了，听话，乖乖喝了。”妇人爱怜的摸摸爱女的稚嫩脸颊，把手中的药碗又前递了几分，抵着女儿的嘴。

“当真是最后一碗？”如熙看看碗又看看三娘，不确定这是不是娘亲为了哄她喝药而故意这么说的。

“当然是真的，娘还能骗你不成？”三娘温柔的笑着，眼里满是柔情。

如熙不情不愿的伸出手接住碗，摒着气闭着眼，咕嘟咕嘟一饮而尽，然后飞快的放下碗拿袖口抹了抹嘴。

“你这傻孩子，怎么能拿袖子擦嘴呢，不是有帕子吗。”三娘拦下女儿的手，轻轻的在手心里打了一下以示惩罚，然后拿出自己的手帕细细的给如熙擦拭沾了药液的嘴角。

如熙倚在母亲的怀里，半眯着眼享受着温暖母爱的关怀。

说来奇怪，许愿以新的身份生活了五天，每天晚上入睡后她都会做一个很奇怪的梦，梦里这个身体从小到大的生活轨迹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在她的梦境里一一展现，似乎是这个身体原来存储在大脑皮层中的记忆正在与许愿相融合，可是又不会吞噬许愿本身的性格和记忆，就像是有人拿了另一个人的生平资料给许愿，看一看，了解一下就行了。

也正因为这几天的梦，让许愿知道了这个身体和这个家庭的更多信息，知道了自己姓温，全名就是温如熙，是温家的三小姐，到了明年春天才满 10 岁。

大小姐就是那个叫芸儿的女孩，比她大两岁，大夫人的长女，名为如



芸,另外大夫人还生了一个男孩叫如毅,现年只有7岁,是温家现如今唯一的男孩。

二房是长房的陪嫁丫头,至今未生育,四房也是一个女儿,叫如笙,只比如熙大半岁。

而她之所以被长房姐姐推入池塘其实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这骄傲成性的大小姐好吃独食,最见不得三姐妹有一样的东西,一旦让她看到了,要么被她抢走,要么就被她弄坏。

二小姐如笙因为性格懦弱,受了欺负只知道躲一个没人的角落哭,不像三小姐如熙,有时候被欺负得狠了会有一些反抗的举动。

估计就是因为如熙会反抗,所以让这大小姐心里记了仇,而那天她约两位妹妹来池塘冬钓,不满意如熙钓的鱼比她大比她多,积攒多时的怨气得以暴发,在争执中“失手”将三妹如熙推入水中。

好在当时有丫头仆役在旁边侍候着,如熙落水后不久就被救了起来,否则当时就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也就没有后面许愿什么事了。

当恢复了这最后一段记忆后,如熙随口向娘亲打听了一下大娘是如何处理此事的,得知事发后,芸儿被大娘教训得很惨,在房里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出来的时候眼睛肿得跟桃子似的,身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挨了不少打。

听到这样的答复让如熙对大夫人的印象有了一点的改观,在这个身体对于大娘的记忆里,大娘对人永远都是不冷不热的,从没见过她对谁特别亲近,也没见她疏远、排斥过谁,每个月各房的例银、用品也不曾以任何理由少过一分,对待下面的人也是有功算功、有过计过。

对于这样的大娘,这个身体原本是存着三分敬意、七分怕意的。倒是从许愿的角度来看,这个大娘却是个行事公平的女人,尤其是从她处理这起事件来看,她没有因为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而对她所犯的错误有所纵容。

许愿原以为正室都是袒护自己的孩子、颠倒黑白的呢,现在看来倒是她过于武断了。

“熙儿啊,可别生芸儿姐姐的气啊,为了让你早点好起来,大娘给了你好多补品呢。”看到自己的女儿又在发呆,三娘轻轻的刮刮女儿秀气的小鼻子。

“是,娘,我不会生姐姐的气的。”如熙甜甜一笑,又把头埋进母亲的怀里。

是啊,大娘是送来不少补品,但根据这个身体原来的记忆来看,其实那些东西小孩子是不能吃的。也就是说,这些补品并不是拿来给她的,就像那

天她听到的对话一样，是大娘给她娘的。

在记忆中，她这个娘身体非常的不好，常年手脚冰冷麻木，就算是炎炎夏季，她都要盖厚被子，身上各处更是经常疼痛，尤其是各个关节，痛得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昏厥。

对自己娘的病，这个身体的原主人非常清楚，因此对这个病的相关记忆也就相当的清晰，通俗的来说就是产后风。

所以三娘常年服药，身上也总带着一股淡淡的药味，她的房间如熙还没进去过，想必也是一股药味。

正因为三娘有了这个病，所以她才失了宠，这么多年来，她爹温老爷再也没踏进过这个房间，三娘有丈夫，可却过着犹如守寡的生活，也是因为病痛，让一个 28 岁的女人鬓角生出丝丝白发。

产后风，以现代医学来看是可以治疗的病，发现得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可是三娘已经病了十年，而且这里的医疗技术怎样她也不知道，但以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来看的话，如果有好的治疗手段，也不会让三娘病这么久了。

“娘，您也要注意身体，等过了冬，您又要难过了。”春天多雨，对三娘来说，是个难过的坎。

“不碍事的，这么多年也习惯了。”三娘淡淡一笑，如熙看着却觉得苦涩。

“娘，别担心，我会照顾您的，我一定让您好好的过了明年的春天，而且还要过好多好多个春天。”如熙双手抱着三娘的腰，仰起小脸，一脸认真的看着三娘。

既然她顶替了这个身体而活，那就让她连同这个身体应尽的孝道也一并继承了吧，她已经不能为自己的亲生母亲尽孝了，那就在这弥补吧，她会尽量学着做一个孩子的。

她是妇外科大夫，研究生读的也是中医妇科学，同时还拿到中医针灸、中医推拿医师两个证书，除了本专业的课程外，本科学生要学的几本中医经典著作她是倒背如流，中医理论烂熟于胸（毕竟她是跨专业的研究生，有些基础课程需要自己用业余时间学习），她就不信她无法减轻三娘的病症。不过，还是得找些这个时代的医书来看才行，只是不知道文字方面是否也和汉字差不多，这个身体似乎对学习不怎么感兴趣，房间里愣是找不到带文字的东西，一本书也没看见。

语言是没有问题的，发音与普通话只有些许差别，在许愿看来像是一种北方方言，否则她不可能一开始就能听懂那些对话，文法则像旧时的白



话小说，习惯了之后一点也不难。

唯一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确定她现在所处的时空是哪个朝代，只知道今天是12月初8，快过年了。

不过想想也是，平民百姓家，谁会把统治者的名号天天念在嘴上。

而且这个问题她还不好问，一个女孩子家的，没事儿问这个干嘛？犯不着嘛。

只能另找机会了解了。

“好啊，熙儿，那一切就拜托你了哦。”三娘笑着，抚平如熙额上有些乱翘的刘海，然后牵着她的手回了自己的房间。

一踏进房门，意料之中的草药味就扑鼻而来，如熙抽抽鼻子，没说话，顺从的跟着三娘在房间中间的桌子前坐下，那里摆着一个针线筐，除了针线里面还放着一大块红布，暂时看不出这块布要干什么用。

“女孩长起来是很快的，熙儿过了年就满10岁了，有些东西现在也是时候开始准备了。”三娘一边说，一边从筐里拿出针线、尺子、粉笔、剪刀和那块红布。

如熙听着心里咯噔一下，不是吧，她才刚刚开始学着适应新的生活，不会这么快就要她开始准备所谓的嫁妆吧，据说新娘亲手做的女红也是嫁妆的一部分来着。

“娘……”如熙迟疑的唤了一声。

“我家熙儿真的长大了，知道害羞了，听底下的丫头们说的吧，别怕，女孩子到了一定年纪都会有有的，这是长大成人的标志，是喜事。”三娘一边笑着，一边用尺子量好布，然后拿起剪刀开始把一整块的红布给剪成一定比例的长条。

“吁……”如熙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原来是说这个，吓她一身冷汗。

立刻，如熙，也就是许愿，开始好奇三娘要怎么做了，这可是真实教材啊，在这个没有方便卫生的卫生巾的时代，女人要如何度过每月的那几天呢？

三娘把布剪好，然后手把手的教如熙缝制属于她自己的月经带。

好在作为一名女同志，一些简单的针线活许愿生前还是会的，在读书的时候也玩过一些图样简单的十字绣，所以行针还是有板有眼的，就是针脚不太密实，而且歪七扭八的，不用三娘说，如熙自己看都觉得惨不忍睹，她还有得学。

“娘啊，好难缝啊。”一条边尚未缝完，如熙就觉得她现在双眼发花，比她做一台手术还累。

“呵呵，慢慢来，这个就是靠的熟能生巧。”三娘拿过如熙缝的看了两眼，又还给她，“继续，别停，否则到时候你没得用娘可不帮你。”

如熙认命了，她必须得做，女孩子的初潮还真是个算不准的事儿，天知道哪天她一觉醒来床上就红了一块。

这边娘儿俩在做着闺房私活，外边有人敲了门进来，梳着妇人的发髻，一身绿袄，衬着她的皮肤细白水嫩的，正是那个一直没生育的二姨娘。

“这是夫人送来的新缎子，给三妹和三小姐做新衣用。”

二姨娘退开几步，后面一个仆人抱着五匹色彩斑斓的布匹进了屋，放在了桌上，然后弯腰退了出去。

“真是谢谢二姐了，劳烦您跑这一趟。”

“三妹客气了，夫人交待了，等老爷回来的时候，咱们在客厅迎接就行了，天冷，别再让孩子们冻着。”

“不知老爷哪天回来？”

“日期还没定，只说是一定会回来过小年。”

“上次见老爷还是在仲秋那天，一转眼就要过年了，时间过得可真快。”

“那可不，一转眼我们都老了。”二姨娘扶了扶鬓角，黑色的鬓发油光水亮，眼角也不见一丝细纹，与一脸病容的三娘比，二姨娘不知道多显年轻。

“我先回去了，听说老爷这次会带人回来，我还得赶紧去收拾屋子。”

“那我送你出去。”说着，三娘就要起身。

“哎，不用不用，你好好坐着，我走了。”从行动上可以看出二姨娘是个爽快人，说话的工夫她就已经自己开了门出去了，三娘屁股都还没离开凳子呢。

“娘啊，二姨娘说爹要带人回来是什么意思啊？”

“可能是又有新人进来了吧。”三娘收回视线站起身，把桌上那几匹布通通放到墙角的一个箱子里。

“新姨娘？”如熙掏掏耳朵，确定自己没有听错，这个温老爷已经有四房妻妾了，再来一房妾室，他吃得消嘛？

“老爷一人在外面做生意，身边总是需要一个女人为他打点一切生活琐事的。”

“家里这么多姨娘，干嘛不直接从家里带呢。”

“大人的事，小孩子少管，好好做你的事。”三娘关好箱子走回来，轻拍了一下如熙的额头以示惩罚。



3

温家真正的主人温老爷温晋严是腊月22日下午回来的，带着一众手下和一个二八如花娇妾在大门口下了车，经过前院来到了客厅。

他们尚未进屋，屋里的人早就听了下人的通报，此刻大夫人正带着妾室和孩子们站在门口迎接。

“爹，爹。”见着自己的爹爹，芸儿和毅儿两个孩子立刻拥了上去，一人抱一条胳膊，甜甜的喊着。

温老爷已经三十多岁，穿件冬青色的翻毛缎袍，腰带上坠着一块色泽青透的福字玉佩。身高中上，身材匀称，中年男人那让人垢病的啤酒肚尚没有在他身上出现的迹象，眉目炯炯有神，甚有威严。看温老爷这长相，少年时肯定也是一个迷死万千少女的帅哥。

温老爷从两孩子的怀里抽出手来，弯着腰，一手抱着一个，也是“芸儿、毅儿”的喊的亲热。

“爹爹。”温如笙牵着妹妹温如熙的手规规矩矩的走到温老爷面前行礼。

“好好，笙儿和熙儿也长大了。”温老爷摸摸两个女儿的头，笑得很开心，在他收回手时，如熙见到他的左手小指戴着一枚玉质尾戒。

“董水烟见过姐姐。”一直站在温老爷身后的美人此时走到正室的面前，福了一福，声音清丽，面庞红润，眼如媚丝，唇红齿白。

头上插着一只金质掐丝蝴蝶簪子，另配以银质镶宝石的珠花，两颗耳珠上吊着一对小巧的珍珠坠子。上身穿一件红缎掐牙背心，在袖口、衣襟部分都有精致的滚边，下身是一条葱黄绫棉裙，脚上是一双厚底红鞋，手里拿条绣花丝帕，左手中指戴着一枚红宝石戒指。

整个人看上去要比大夫人显得贵气富态。

“水烟妹妹，旅途劳累，辛苦你了。”大夫人嘴角含笑，伸出双手与水烟相握，然后看着自己的两个孩子，“芸儿，毅儿，别闹了，让爹爹进屋休息会儿。”

“爹，爹，咱们进屋。”听了自己娘亲的话，那两个孩子立刻拽着自己的